

J Rizal

El Filibusterismo



貪婪的統治

扶西·黎剎 著 葉建源 譯

PADRES BURDOS, GOMEZ Y ZAMORA

華叢書 ④

貪婪的統治

國立華僑大學圖書館

于以同基金會出版

2000

貪婪的統治

- 作者 扶西·黎剎
- 翻譯 葉建源
- 封面 王文言
- 督印 李康希 蔡友鐵
- 編委 莊金耀(主任) 呂冰蓮 胡文炳
柯芳楠 蔡孝閔 林金城 于慶文
- 出版 于以同基金會
- 發行 菲律賓商報社
639 - C Gandara St.
Binondo, Manila, Philippines
Tel: (632)2411756; Fax: (632)2411549
- 排印 于以同出版有限公司
- 印刷 Media Graphics Printing Press, Inc.
108 Manila East Road, Taytay, Rizal, Philippines
- 組版 洪秋萍
- 版次 1960年十二月初版
2000年六月再版
- ISBN 971-19204-6 971-19205-4
- 定價 平裝 P300.00 精裝 P400.00

目 錄

中譯本再版序

中譯本序

創作經過

獻給

第一章	上層甲板·····	(13)
第二章	下層甲板·····	(23)
第三章	傳說·····	(31)
第四章	達禮斯村長·····	(37)
第五章	一個馬四夫的聖誕夜·····	(46)
第六章	巴絲溜·····	(52)
第七章	西蒙·····	(58)
第八章	恭祝聖誕·····	(69)
第九章	彼拉多·····	(72)
第十章	富與窮·····	(74)
第十一章	洛斯萬紐斯·····	(84)
第十二章	柏拉絲洛·賓尼登地·····	(98)
第十三章	物理課·····	(106)
第十四章	學生之家·····	(117)
第十五章	巴斯達先生·····	(127)
第十六章	一個華僑的苦衷·····	(135)
第十七章	溪亞婆嘉年華會·····	(145)
第十八章	變戲法·····	(150)

第十九章	導火線	(158)
第二十章	仲裁者	(169)
第廿一章	岷里拉人物群像	(176)
第廿二章	表演	(187)
第廿三章	死屍	(200)
第廿四章	夢	(204)
第廿五章	歡笑與眼淚	(216)
第廿六章	諷刺詩文	(224)
第廿七章	教士與菲人	(230)
第廿八章	恐懼	(240)
第廿九章	卡比丹·地阿戈出殯	(248)
第三十章	胡里	(252)
第卅一章	高級官員	(261)
第卅二章	諷刺詩文的影響	(267)
第卅三章	無上的論據	(271)
第卅四章	婚禮	(278)
第卅五章	宴會	(282)
第卅六章	賓賽布的苦惱	(290)
第卅七章	謎	(296)
第卅八章	致命的槍傷	(301)
第卅九章	尾聲	(306)

附錄 最後訣別

中譯本再版序

于長庚

今年是菲律賓獨立一百週年禧慶，于以同基金會特再版民族先烈扶西·黎刹著作的菲律賓文學經典作品《社會毒瘤》與《貪婪的統治》，作為我們的獻禮。

這兩本小說原文是用西班牙文撰寫的，不僅是不朽的文學創作，且喚醒整個世紀的菲律賓民族魂，激勵同胞奮鬥爭自由自主。

黎刹的出身使他厭惡及害怕武裝革命，以至於把一切武裝起義與盲目的虛無恐怖份子劃等號，他的改良主義思潮深刻地影響菲律賓人政治意識。因而，這兩本巨著對研究菲律賓民族與社會是必讀的參考書。

我們慨嘆黎刹身為華裔，在書中卻對中國與華僑極端卑視與侮辱、刻薄惡毒的措辭，令人驚駭，西班牙殖民地統治者離間挑撥華菲兩族裔感情，並把殖民地貧困剝削暴行嫁罪華人是固然主要根因，但是中國當年是滿清王朝沒落腐敗的年代，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受歐洲帝國欺凌踐踏，中國人是東亞病夫，使海外華裔人士耻與中國人認同也是項重要因素。黎刹在書中反映的是西班牙人對中國與華人的侮辱和卑視的心態。辱華、排華的意識一直延續到近代。

中華人民共和國崛起為世界大國，世界才另眼看待中國與華人，求取與中國及華人和睦相處。

黎剎不能超脫他生活的時代，他的辱華、卑華的心態，值得惋惜，但是可以理解的。

菲民族先烈扶西·黎剎的遺著，第一次全文翻譯是連載於五十年代初期的華僑商報，然後再分別於一九五七年及一九六〇年刊印為單行本。初版已全部售罄，現已絕版。予以同基金會特略加訂正，再版刊行，作為菲華叢書的一部分。

一九九八年五月

中譯本序

于長庚

扶西·黎刹的名字，是與菲律賓齊名的，凡在菲律賓住過的人，都多多少少知道他的一些生平事蹟。黎刹的熱情與愛國心，更深深地受到他的同胞的景仰，推崇作為青年的模範。

黎刹對一八九六年菲律賓民族解放運動的功績，不能泯滅。他喚醒了他受奴役、受壓迫的同胞的自覺，在菲律賓歷史漫漫黑夜之中，對自己民族重新獲得信心。

黎刹的天才、熱情、醫學才能、勇敢、自律與愛國心，以及他的一些軼事，是一般菲律賓人耳熟能詳的。不過，黎刹最得他的同胞崇敬的，還是他的為國犧牲，而他之所以成為西班牙統治者眼中釘，即正是為了他創作的兩部小說與詩文，喚醒了人民起而反抗腐敗、暴戾的殖民地政府與教會。

黎刹的作品是具有強烈的熱力與感情的，它們且都能反映現實，例如在“貪婪的統治”中，他生動地描繪出當時的腐敗的殖民地官員、荒淫貪贓的教會神甫、唯利是圖的商賈與怯弱的智識青年。這些取自現實生活中的造像，使黎刹的作品在讀者心中引起共鳴。

“貪婪的統治”是撰寫於黎刹一生最潦倒的時期，而他的個人苦難折磨，正是當時苦難中菲律賓人民的縮影，因此，反映黎刹內

心的作品，與他的同胞的苦難，是建立在共同的基礎上。由於處境相同、感觸相同，黎刹的著作，很自然地在當時受奴役、受壓迫的同胞中散佈強烈的思想與情感的熱力。

這位菲民族先烈，自少即聰敏過人，十幾歲便開始寫詩寫劇，鋒芒畢露。他的創作充滿愛國思潮，但也同時帶着濃厚的浪漫主義色彩。黎刹的第一部長篇小說“社會毒瘤”中，浪漫主義的手法極為鮮明。他運用宏大的場面，深入地寫出了當時殖民地主的頹廢、沒落。

在這本“社會毒瘤”續集創作期間，黎刹個人的處境，與他的鄉土同樣是淪於更為可悲的境地，使他能更深澈地透視當時的社會黑暗，鞭撻了許多虛假的人性。他創作這部小說的時候，也在倫敦大英博物館鑽研與詮釋西班牙佔菲前的這群島上的生活實況的書籍，這必然地也加強了他對自己民族的自信。

然而，黎刹出身於中產階層，長大後又混身於沒落的智識份子圈，使他沾染濃厚的改良主義氣息。這不但表現在他的作品中，且也貫穿他的實生活。

作為一個改良主義者，他對於當時流行的虛無主義極其厭惡，但同時也對群眾缺乏信心，漠視人民的力量。這些意識很強烈地反映在“貪婪的統治”內，是這部書的最大缺憾。

因此，黎刹在他的小說中，表露他對統治階層仍存在着無限的濫情與寄望，在刺破貪婪統治者的假面具後，他得另塑造出幾個良善的西班牙官員及神甫，然而，對於受奴役受壓迫的菲律賓窮苦大眾與華僑小販，他卻抗拒不了加以鄙視譏諷的誘惑，因而，他以懦弱來詆悔艱苦奮鬥出身的巴絲溜，以愚昧貶低了勞動興家的達禮斯村長，而同時以浪漫主義來粉飾光耀他自己的化身——中產階級出身的才子伊沙岸尼。

這本書創作過程中，黎刹的父母及親人被驅逐離開家鄉，伸訴無門，雖曾使黎刹的改良主義意識暫時動搖，但潛意識中它依仍存

在着，致未能在書中為當時的菲律賓現實社會指出一條正確的道路。

在黎剎未發表的“貪婪的統治”序言中，開首他便曾寫道：“致菲律賓人民與他們的政府：我們時常受革命的夢魘所驚慄，那起先只是祿姆的哄騙，它現已成為一個真實與具體的事物，單祇它的名，就曾使我們犯下最大的錯誤。……”

黎剎的改良主義本色，使一部份菲律賓歷史學者相信那是美國人在統治菲島初期扶黎剎而貶文尼巴壽的原因。文尼巴壽是民族解決戰爭中的“偉大的平民”，是革命的實踐者。

黎剎的摯友，格拉善洛·羅伯斯—赫那，早在“貪婪的統治”出版時，便惋惜地指出：

“以它的深沉思想與它的昇華意念，‘貪婪的統治’是一本比‘社會毒瘤’較好的小說，……我為這整本書着迷，它超出我的期望。……你沒有解決問題就加以結束，作為一部政治小說，你的結局是不值得作為這末美麗的作品的高峰。我瞭解你，你要把你書中提及的政治與社會問題的解決責任，留給菲律賓人民。但在你輝煌的作品中，你把門戶關閉了，那是出路。我恐怕我們的同胞將永不能達致任何確定的，也不能測定這謎團的答案，而將無助地絕望。”

然而，無可否認的，“形勢比人強”，事實比較文學更為雄辯。所以，當時的革命志士，包括文尼巴壽，受了黎剎作品的啓發與感動，堅毅地走上國家解放的大道。他們自然而然地在探索中走上了黎剎所不會具體指出的路向，他們找到真正的力量，辨別出奮鬥的方向，最後也就成為勇毅的堅定的民族解放鬥士，就使他們的奮鬥不幸被新的殖民勢力所挫敗。

我們看清黎剎作品所具有的積極性，他的熱情，推動當時受壓迫的人民邁開他們民族解放的第一步。因此，黎剎的作品、尤其是“貪婪的統治”、對一八九六年革命的貢獻是不容抹煞的。

事實上，黎剎的作品受“卡智奔蘭”革命黨人傳閱，起了很大的

激勵作用。“卡智奔蘭”並曾派人邀請他出來領導武裝革命，但黎利的改良主義本質，使他拒絕了這項請求，他說：“我將永不會領導一個沒有秩序的革命，且是一個沒有成功可能的。因為我不要使我的良知負有無謂與無用的流血的罪咎。”

爲了避免涉及一八九六年的民族解放革命，黎利寧願投效當時在古巴鎮壓人民的西班牙軍隊，作爲軍醫。

或者正是這沒落的中產階級的智識份子劣根性，使黎利的血脈中雖然流着大量的中華血液，在他的作品中，他一面以善良與能幹的西班牙統治者與神甫來沖淡他所描繪的統治者的醜惡面譜；另一方面，對於華僑，卻盡詆誹與譏諷之能事，我們能夠瞭解他對“僑領”倪洛牙的厭惡，但我們確然不能同意他對華僑小販及華僑餐館的過份愚弄戲謔；我們不能相信他不能找到一個良善的華僑甚或華裔來作爲對菲律賓農耕、工藝與商業有着重大貢獻的華僑的典型。尤其作爲一個今日的菲律賓華裔，對於作者一字不提華人的創業精神與勤勞耐苦，是值得警惕的，是不是我們的國民外交從來就未曾做好？是不是我們對西班牙殖民統治者的挑撥離間華菲族裔感情的詭計從來未曾加以抵消？

在這裏，我們要指出的是，只有認清黎利個人與他的作品的局限性，我們才能對這民族先烈有着正確的評價。

一九六一年是扶西·黎利誕生一百週年紀念，菲律賓政府決定盛大紀念這民族先烈。我們在一九五七年就出版了“社會毒瘤”的中譯本，現在謹把這“貪婪的統治”中譯本作爲我們“黎利百年祭”的獻禮。

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三十日

創作經過

“貪婪的統治”這本書，是菲律賓民族先烈扶西·黎利二部不朽名著之一，也是他第一部長篇小說“社會毒瘤”的續集。

“貪婪的統治”是用西班牙文寫成的，原名“革命黨人(叛逆)”，初期的英譯本改名“貪婪的統治”。這是黎利在“社會毒瘤”於一八八六年脫稿及於一八八七年出版了後一個時期撰寫的。

在西班牙統治菲律賓的時期，革命黨人是一個很籠統的名稱，它被加在對當時貪婪統治的現實表露不滿的一切人身上。在當時，革命黨人是一個可怕的稱呼，它被當道者認為是大逆不赦的罪名，可使被誣者終身受放逐，因之被拘禁屠殺的，更不可勝數。

黎利試圖在這本書中指出，革命黨人許多是人們心目中想像出來的，它根源於當時政治的腐敗與教士的橫行，只要政府與教會能夠悔悟改革，一切反叛革命必自行消滅。

根據考查，“貪婪的統治”是在一八八八年間開始寫作，初稿於一八九〇年完成，然後再逐章增刪潤飾，到一八九一年才定稿，七月初旬在德國付梓，八月中旬出版，是時黎利剛才渡過他三十歲生辰。

“社會毒瘤”最後一章中，黎利依循着當時長篇小說的習例，在“尾聲”中，對書中人物的下場都有了交代，顯然地，他就使有意繼續創作小說，當時并無意撰寫這本續集。

然而，“社會毒瘤”出版了後，是黎利一生最多波折與潦倒的時

期，個人與他家庭的遭遇，使他對當時菲律賓的情況有了更深澈的瞭解，認為有需要進一步揭發社會的頹廢與腐敗，因而決定撰寫這部續集。

在這本書創作的三、四年過程中，黎利的生活經歷極大的變故，使他曾一再改變寫作的計劃，在完成首二十章後曾再完全重新寫起。一八八八年六月廿七日，他自倫敦寫信給友人說：“我得放棄我經已開始的工作及重新從頭寫起，毀掉我已經寫成的章回，因為我完全改變我的計劃，所以，它能夠出版的最早日期，將在明年六月或者八月。”全書完成了後，他又一再重大的增刪。完成的作品，比較原先計劃的要陰沉與消極得多。

創作“貪婪的統治”時，黎利與當時在西班牙爭取改革菲律賓統治的菲律賓宣傳人士鬧翻；他個人的生活費供應中斷，甚至三餐無着落；他的青梅竹馬的情人良奴·李迷娜受她的母親蒙騙，違背了他們的山盟海誓，下嫁一英籍工程師；黎利的哥哥與姊夫被放逐，他的父母被自家中驅出，家園被剝奪。這一連串的打擊，使黎利極為悲憤，悲觀一直籠罩在他的心頭。在這時期，雖然他的肉體仍然壯健，他卻一直預感到將有大難，不久人世。

在這些打擊中，影響他最大的或者是他的父母與親人在家鄉的悲慘遭遇。

他故鄉甲南描社的慘況，在一封他的姊姊寄給他的信中有着很生動的描繪。

“我親愛的弟弟：

“我要設法很清楚的告訴你過去二個月（正月與二月）發生的一切，如果你還沒有聽到我們同鄉的遭遇的消息，他們被驅逐剝奪了他們所有一切土地、房宅、牲畜與他們的糖、粟及其他勞動果實的收穫。這些暴行的受害者達三百戶以上，現在貧寒無依，這還不把住在僻遠的田園中、而現在他們的地主同遭苦難的佃戶計算在內；一些人現在住居在樹木的陰影下，那些住在海灘的現在住在沙

灘上，一些鎮中的居民現在露宿街頭，因為教會的執事厲行訓令，嚴禁任何人接待被驅逐的人。這非常悲慘的局勢，我們盡可能默默地忍受，因為當局的權力是那末大，我們對這不能有何作為。我們能夠做什麼呢？我們現在住在一個受盡所有當權者迫害的境地，這包括那些遍地皆是及傷害每一個人的民兵。

“人民受剝奪的情況是很悲慘的，當權者抵達時帶同着治安推事、軍官與五、六個警衛，以及教會法官；他們抵達時有着執行剝奪判令的一切權力，那包括，如果不能找到任何牲畜，他們便鞭打那引進看管牲畜的人，或者村長，作為這項的證明，他們中間有一個，他的嘴受沉重的毆擊而敲落了兩個牙齒；另一些人有時被猛烈鞭打到不省人事。

“因為這般惡毒的凌辱，不幸的人幾乎饑餓到瀕於死亡，由於沒有麵包可維持他們的生命。我相信如果他們繼續這種暴行，甲南描將不復存在。富戶遷居別的社鎮，但那些不能遷移的，自然得忍苦耐饑與其他災難，甚至死神的降臨。還有無窮盡的事，我將不在信中敘述，以免使你太過痛苦。

“我們對在你們那邊（歐洲）的人的唯一寄望，是他們中間獲得授權的，將把這些殘酷的暴行，向大理院伸訴。

你的姊姊納詩莎。”

黎利及其他當時僑居西班牙的人，曾為他們的苦難同胞請命，但是腐敗的西班牙王廷，對這些充耳不聞。這本小說就是在這心情下寫成的，書中的許多人物塑形，就是以作者同鄉作為範模的，有人認為書中那個拓荒起家而落得殺身下場的達禮斯村長，就是以黎利的父親為模型。

“貪婪的統治”與“社會毒瘤”的作風迥然不同，在續集中是一個苦難中靈魂的哀號，及對於前途感到迷惘，它不再有“社會毒瘤”的幽默心情，有的只是酸辣的諷刺。“社會毒瘤”對政府相當友善，只譴責一些天主教神甫。這改良主義的本色，在“貪婪的統治”中仍

舊殘留着，但已開始在泛滅。四個充滿苦難磨折的年頭，改變了黎剎的人生觀。

黎剎自己顯然較喜愛“貪婪的統治”，他說：“我以比較寫作‘社會毒瘤’時更大的熱情來創作它，而雖然它不是樂觀的，至少它是較為深刻與較為完善。”

但是，作者自己也指出：“對於我本人，‘貪婪的統治’作為一部小說，是比較‘社會毒瘤’遜色，然而它的一貫性、思想與深刻，那又是另外一回事。”

不過，這部現在成為不朽的菲律賓民族文學遺產及法律規定是學校必需讀物，當日的出版，是在極端困難情況下進行。黎剎是時生活費接濟中輟，得把所有的首飾當光，及向友人借貸，才能完成他的願望。他於印刷到第一一二頁時，寫信給友人商借貸款，說：“我借盡了一切人，我也當光了我的一切東西。除非錢能及時到來，我得暫停刊印，這是極端可惜的，因為我認為這續集是比較前集更為重要，而假如我不在這裏完成它，它將永遠不能完成。”

這本書出版了後，由於它是獻給被西班牙殖民地政府槍決的三個菲裔天主教神甫，它遂成為黎剎於一八九二年六月十六日返岷時被總督放逐拉必丹社的罪證。

後來，黎剎就義前受西班牙軍事法庭審判，這本書又再是判處他死刑的物證。

獻 給

神甫，唐·馬連洛·吳迷斯(八十五歲)唐·扶西·武
教斯(三十歲)，及唐·哈申道·杉莫拉。於一八七二年二
月廿八日在新村(描銀描淵)絞場處決，教會由於拒絕貶抑
你們，使你們被誣的罪狀蒙上疑雲，政府由於把你們的案
子籠罩神秘與陰影，使人相信在生死關頭曾經犯了若干錯
誤，而全菲律賓的人，由於崇敬你們及尊你們為殉道者，未
在任何形式下承認你們的罪名。

因此，只要你們牽涉於甲美地叛亂的事實一日未能明
確地加以證明，不論你們是不是愛國志士；不論是不是身
懷着公理與自由的情愫，我有權把我的書獻給你們這些我
決心與之鬥爭的罪惡的犧牲者，而當我們等待着西班牙有
朝一日洗白你們的信譽及推卸你們的犧牲的全盤責任，讓
這些書頁聊作呈獻於你們無名墓上的枯葉花園。苟任何人
沒有確鑿證據而污穢你們的名譽，他們的手沾染着你們的
血跡。

扶西·黎剎

